



在“西瓜兄弟”的故乡

■王天瑞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我曾走南闯北,辗转四方,如今不再年轻了,叶落颍水河旁。当然,我很欣慰,因为这里是“西瓜兄弟”的故乡。

记得,1958 年的秋天,我上初中一年级。星期日,我在四年级同学的语文课本上看到《西瓜兄弟》,便饶有兴趣地读起来,一连读了好几遍,于是把“西瓜兄弟”记在了心中。

“八一”建军节到了,我不由想起“西瓜兄弟”。“西瓜兄弟”还健在吗?“西瓜兄弟”的后人生活得怎样?同时,我也不由想起从“西瓜兄弟”瓜地边肩并肩一步不停向前走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解放军队伍……

1947 年秋天,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新华社随军记者解清途经豫东淮阳县李楼村时,听到群众间流传着“西瓜兄弟”的故事,随即把它记录下来,写成一篇新闻通讯《西瓜兄弟》: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村里有姓李的弟兄两个,都靠种西瓜过日子。老大的瓜地在村东的大路旁边,老二的瓜地在村西南的大路旁边,两块地的西瓜都长得又大又甜。西瓜成熟的时候,有一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村东大路上经过。他们看见老大地里的西瓜,立刻跑到地里,你摘一个,我摘一个,大吃起来。一亩多地的西瓜不一会儿就吃光了,只留下瓜皮和瓜子。过不多久,人民解放军来了。他们走村西南的大路,从老二的瓜地边经过。老二听说有军队过来,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心想:“这回我的瓜也完了。”他拿了一把瓜刀,急急忙忙跑到瓜地里坐下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就在这儿看着,谁摘我的瓜,我

就跟谁拼!”解放军过来了。“这西瓜长得多好哇!”“好西瓜,一个怕有二十多斤吧!”“这样大的西瓜真少有哇!”战士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赞赏着。老二听他们夸奖西瓜长得好,心里更害怕了。可也奇怪,他们就这么说说,还是一步不停地往前走。老二向两头一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原来是解放军啊!”他站起来,拿着刀,挑顶大的西瓜摘了几个,往路边一放,都切开了,露出鲜红的瓤。老二向走过的战士们说:“吃西瓜吧,同志们!”可是没有人回答。老二以为战士们没听见,把声音提得很高,说:“走路渴啊,吃一块吧!”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吃。谢谢你,老乡!”老二急了,大声嚷起来:“看你们解放军,瓜切开了,怎么不吃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号兵走过来了,他向老二问:“老乡,你在这儿卖瓜吗?”老二说:“我这瓜不要钱,随便吃吧!”说着,拿起西瓜就往小号兵手里送。“不吃,不吃!”小号兵说着,一步不停地走过去了。老二捧着瓜,呆呆地站着。战士们还是肩并肩地向前走,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

这篇精短的《西瓜兄弟》,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47 年 9 月 25 日播出和新华社 1947 年 10 月 15 日播发后,各解放区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选入小学课本(注:选入课本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原文作了修改)。于是,“西瓜兄弟”闻名遐迩,这个故事广为流传。

那时候,我还不曾走出家门十里远,读过《西瓜兄弟》之后,仅觉得“西瓜

兄弟”很感人,却不知道淮阳县李楼村在哪里,时间一长,便把淮阳县李楼村淡忘了。如今,再读《西瓜兄弟》,不但熟识了“西瓜兄弟”,也记住了淮阳县李楼村。

不过,出乎意料,淮阳县境内有 20 多个乡镇,506 个行政村,1800 多个自然村,而名叫“李楼”的自然村就有 13 个,“西瓜兄弟”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搬口乡李楼村当年有李士玉、李老二“西瓜兄弟”,安岭乡李楼村当年有李油锤、李二虎“西瓜兄弟”,白楼乡李楼村当年有李乾坤、李坤刚“西瓜兄弟”……如今,他们的后人和邻人都能讲述一串串当年“西瓜兄弟”的故事……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这么多李楼村,这么多“西瓜兄弟”,不正说明人民群众见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和人民解放军遵纪爱民的本色吗?不正说明人民群众深切怀念刘邓大军吗?

纪律,深刻影响着一支军队的前途和命运。军纪严明。军令如山。人民军队自诞生那天起,就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一代一代官兵高度自觉地把纪律视为生命,严中有纲纪,严中肃军威,严中建设战斗力,于是一步一步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

豫东大平原,是“西瓜兄弟”的故乡,也是红色文化的沃土,这里有吉鸿昌将军纪念馆,有红军纪念馆,有杜岗会师纪念碑,有十八军诞生地……这里遍布红色文化旧址,这里流传着不胜枚举的英雄故事……

英雄的豫东人民啊,正挥汗如雨地在红色沃土上奋战拼搏!

从生活的尘土中开出文学的金蔷薇

■李艳春

前几天,闻听本地著名作家阿慧要在市图书馆办公益文学讲座,我欢喜不已,当即动员家人陪我一起去听讲座。因家务所误,我还是迟到了半小时。我那个急呀,那个悔!

当我轻轻走进报告厅,台下鸦雀无声,唯有阿慧姐亲切的声音在回荡。阿慧姐在讲自己的成名作《羊来羊去》的创作经历。她饱含深情地说,羊的一生,与人的一生很相似,不少读者反映,从中读到自己的影子。如果一部作品,能够与读者产生共鸣,那就写赢了。这部作品我读过,充满感情的文字,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写出羊的一生,以及与自己深厚的感情。此文有着宗教情怀的大爱与生命的悲楚,感动无数人,也拿下了冰心散文奖,实在是众望所归。

阿慧姐接着谈到生活体验的重要性。她说,人本来就在生活中,要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并将遇到生命中注定的人或事儿。她娓娓道来自己创作采访河南农民工及到新疆拾棉花系列作品的经历。她只身奔赴新疆,与拾棉工同吃同住,与她们同喜同乐,完全融进她们的生活,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创作出《大地的云朵》等佳作。当阿慧姐讲到与一个贵州被拐女的对话时,问她为什么不逃跑,那个女子回

答,逃过,又回来了,儿子是她的命根子。听到这里,同为母亲的我,泪花闪烁。文学即是人学。阿慧姐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纸张上鲜活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阿慧姐融进自己的爱,用生命来感受生命,用灵魂触摸那片土地,因而她的作品是有温度,有生命,有灵魂的。大地的云朵,是棉花,是一个个如花的拾棉女,是文学上空涌动的永不凋零的生命之花。

讲座上,阿慧姐不再是那个闻名全国的作家,而是邻家大姐姐。她用带着泥土芳香的语言、俏皮幽默的话语,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甚至不惜把自己的独家秘籍也拿出来。她说,作者要有自己的写作特色、地域特色,还要注重意境的营造以及细节的锤炼。生动活泼的讲座过程中,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也让大家忘记了时空。这里无比静谧、芬芳,这里是文学的桃花源。尽管窗外恰值酷暑,热浪滚滚。

最后,阿慧姐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一定要写下去,写下去,文字存在了,书存在了,你就存在了。她说,写作者,就是从生活的尘土中提炼出诗意,凝结着爱与希望、信仰与美好,开出金蔷薇来。我凝视着阿慧姐,这位从乡村走出来的回族女作家,优雅、大方,不也像一朵盛开的金蔷薇吗!



硝烟中的记忆

(外一首)

■刘忠全

第一次见王胡子,
是在嘉峪关上,
他已经很多天没刮胡子,
胡子长得很长很长。

他双手掐腰,
久久地在关上凝望,
胸部一起一伏,
双眼炯炯闪光。

是看西进的纵队?
是欣赏祖国北方的屏障?
是思念南下的战友?
还是想念保卫了多年的中央?

秋风掀起他的军衣
我们生怕他着凉,
但是他笑了,
因为他听见部队军歌嘹亮。

第二次见王胡子,
是在草湖垦荒。
那天,他检查工作,
走进我们的营帐。

他已经认识我了,
一把拉住我,
先摸摸手上的血茧,
又抡起拳头砸了砸,
我结实的胸膛。

小伙子,荒开得怎么样?
我立正回答:
司令员,
你要求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不过……我有个意见,
你也该刮刮胡子换换衣裳。

王胡子乐了,
他搓了搓下巴,挥舞着巴掌:
一定,一定。可今天不行,
等这里也变成南泥湾,
种一年能吃十年粮。

老班长

他当过司令员的老班长,
可胡子没有司令员长,
今天我分到炊事班,
他又当了我的班长。

他每天起得最早,
炒菜、蒸馍、烧汤,
炉灶在他手里,
烧得最红最旺。
他每天睡得最晚,
到各班查看病号,
问谁想吃鸡蛋面,
问谁想喝酸辣汤。

有一天,司令员来了,
来看他的、也是我的老班长。
他俩坐在炊事班,
抽着旱烟,拉着家常。

一会儿,我听见班长在喊叫:
让我享清福,你甭想!
部队就是家,
我还能再当十年炊事班长……

随后可能是讲和了,
老班长笑着炒了两个菜,
和司令员最少喝了半斤,
多则一斤还得朝上。